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十)

黃宗羲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宋元學案

## 卷三十五

### 陳鄒諸儒學案表

陳瓘	子正彙	孫大方
豐氏門人 元城同調	從孫淵	別為默堂學案
涑水百源二 程私淑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鄧江西湖再 傳	曾恬	
	詹勉	並見上彙學案
	廖剛	
	林宗卿	
	李郁	並見龜山學案
	蔣璿	
	父浚明	

宋元學案 十 陳郡諸儒學案

蔣琬

張琪

黃標 別見紫微學案

了翁續傳

鄒浩

子柄

龔氏門人

了翁講友

荆公再傳

唐廣仁

陳郡同調

涑水私淑

關治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陳正

夏侯旄

唐恕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胡宗倅	子沂	孫拱	孫樽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孫疇	伯父子昇	
	孫介	子應時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附厲德輔		
劉若川	子充實		
父陶	周必大		
	周必剛		
	周必彊		
鄧名世	鄧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並元祐之餘	鄧氏續傳		

陳鄒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

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皆洛學私淑，而亦各有師承，其爲元祐之餘者，附入是卷。

清敏門人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瓊

陳瓊，字瑩，中南劍州人。學者稱爲了齋先生。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爲湖州教授。元祐初，蔡卞帥越州，先生爲簽判，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且來越，卞留先生少須之。先生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章惇入相，先生道謁惇，聞其名，詢當世之務。先生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惇卞主紹述之論，追貶溫公，上謗宣仁后。先生奏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意感悅，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先生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曖昧之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史擊蔡京，朝廷將逐史，先生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史又以言京罷，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罷監揚州糧料院。先生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先生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正彙願得書，先生喜，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

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出知秦州。尋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勳。搗東宮迹。杭守蔡薤執送開封獄。府倂逮先生對簿。先生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嘆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先生亦安置通州。先生嘗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宰相命凶人石忼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先生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忼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先生曰。某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乎。終不能害。又移楚州。先生篤學有識。通於易數。言事多驗。然持論一衷於理。初蔡京知其才。待之加禮。先生不肯附麗。恬於進取。及居言職。疏劾奸慝。卽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重其言。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諡曰忠肅。參史傳。

祖望謹案了翁最宗元城。則以爲涑水私淑弟子可也。每得明道之文。衣冠讀之。以爲二程私淑弟子可也。精於皇極之學。以爲康節私淑弟子可也。然而其淵源則出於豐氏。而豐氏出於樓氏。常安定泰山古靈倡學時。四明五先生隱約里巷。講學獨善耳。遠非諸公比也。一傳而豐氏。其傳已光大於世。再傳而遂得了翁先之二人。然則椎輪爲大輅之始。其功不可誣也。了翁弟子徧東南。其後多歸龜山之門。

粹材謹案先生爲清敏墓志。自稱門人。敘復宣德耶。賜緋魚袋。陳瓘敘次。是先生爲豐氏門人之證。



顧清敏兼事鄧江王氏。則先生不獨爲樓氏再傳也。

陳右司說

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與。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習其所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奚以相遠。其道莫先於學。務學在於求師。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理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曰我爲孩童。豈敢學也。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必不肯與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過而不知悔。悔而不知改。皆下等人也。聞下等語。爲下等事。譬如坐於房室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蓋錄自小學。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也。

人之大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祖望謹案此亦爲王氏執迷不悟而發。

君子與人爲善。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則法。後之人

急急然惟欲己爲是也。恐其叛己。以利誘之。以害馭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管仲生平多違禮。不若晏子之有節。然孔子稱晏子。不過謂其善與人交。而盛稱管仲之仁。以管仲功及天下。而晏子獨善其身。

學者非徒讀誦言語。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如是。故能畜其德。

今有人曰。仕宦而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人。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

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

揚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則自得之。如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皆自得之語。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未免乎鑿。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則內熱。故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見善必遷。有遷必改也。語道則損。懲忿窒欲也。二卦未嘗偏廢。

梓材講案以上諸條皆本呂氏童蒙訓第謝山所節童蒙訓凡十四條今移入安定學案者一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者二條

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於文字至於皇極或以爲考數之書

祖望謹案以下邵氏聞見後錄皆答楊游二公書

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之謂易之大綱

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於迷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

康節非數學其學在心若欲觀休咎則自有八卦可玩吉凶何必更求之皇極之書

祖望謹案先生晚年私淑康節最深故予於康節學案以景迂與先生牽連列之先生之集五十卷今不傳予從呂文清童蒙訓及邵博聞見後錄中摭拾節略得二十餘條列之於此先生所以論康節之學者楊游二公不謂然但其中精語不可沒也

梓材講案謝山所謂摭拾二十餘條蓋併所節行略諸條而言耳又案謝山所節邵氏聞見後錄五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忠肅文集

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梓材以上三十六字從明道學案黎洲所節附錄併入子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者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

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賈沈文途。孫麟兒。

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之木合抱之材。非一朝一夕之可俟。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異於彼哉。同上

漢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使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上曾子宣論日錄書

祖望謹案此指紹述諸公

列子方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爲其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上呂吉甫書

祖望謹案紫微曰此誘吉甫使之爲善也。然愚謂其言稍不醇。

所買書必以漸觀。考鄉居應務當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墮其緒。斷則續之。忙復暫舍。久久不輟。續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與李光祖書

賈治通鑑曾留意否。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承辦。凡如讀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爲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尙不如老子之有益於世。况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本不相妨矣。冠員冠履。方履而鉢。食膜拜者。是舍吾教也。舍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放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若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行聖教。爾如稽古之

事載於六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此英祖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與鄒志完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拾忠肅文集七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雜說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見栢欄集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見龜山集

金可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

天下之死一耳。死於瘴癘。死也。死於囹圄。亦死也。死於刀鋸。亦死也。吾今一視之。俱無所擇。子路死衛。不

忘結纓。安而樂之如此。處之有素故耳。

吾生平學佛。故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

佛爲覺禪爲定。

於苦處中習行安樂法。以上見默堂集

佛法之要。不在文字。亦不離於文字。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字。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此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歸於虛妄。其所建立。獨此九字。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一。非紀數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卽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

在心不忘耳。早知則早得力。文獻通考

吾前此困於患難。他無所懼。所懼者死。今則死亦不懼。

李梁溪曰。此可以見不動心之難。

梓材謹案。忠肅此說。謝山未標所出。恐是梁溪集中所引耳。

### 附錄

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以下行略。公有斗餘酒量。然每飲不過三爵。恐廢事也。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卽興。未嘗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于牀側。自持就案。或問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吾性安之。不欲勞人。

公疏文有云。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

祖望謹案。此言蓋爲曾子宣發也。與上曾子宣書同。

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是非長短利害。雖常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所以無過。

祖望謹案。此言未當。若不言長短利害。則可矣。豈有不言是非者乎。殆記者之誤也。

又云。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囁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

祖望謹案先生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一似王衍。又云北人始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

祖望謹案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張天覺好佛亦好道公雖被其薦引未嘗相識亦未嘗通書但以詩柬之曰辟穀非眞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助業地無媿是神仙。

祖望謹案此則知先生之學佛亦其寄也所謂儒其行而墨其言。

公通易數如靖康建炎及隆祐垂簾事皆豫言之以上行略

梓材謹案以上八條謝山底稿于陳右司說牽連書之今以其錄自行略例附于此。

劉元城談錄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呂氏童蒙訓曰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重北人以北人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也不可以有爲。

謝山陳忠肅公祠堂碑銘曰忠肅著尊堯集於合浦以闢新學尙不慊意迨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則四明宜有祠忠肅之爲倅居南湖之南藍而西湖十洲題詠最多則湖上尤宜有祠又曰史越公言是時忠肅窮甚裘葛不足蔽體簞瓢不足充口而温然盛德之容了無含慍談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所謂大丈夫者耶。

龔氏門人荆公再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正獻公范忠宣公爲守。皆禮遇之。忠宣屬撰樂語。先生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答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哲宗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先生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先生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時上廢孟后。而賢妃劉氏立。先生上章切諫。以萬世公議爲辭。帝變色。持其章凝然。若有所思。付外。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疏請黜陟人材。一由獨斷。宜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請稽考先朝盛德。以盡繼述之孝。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忌之。求其諫立劉后。疏不得。乃爲僞疏。宣示中外。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方先生之除諫官也。恐貽親憂。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何憂。及先生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瘴疾危甚。楊時過省之。猶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卽位。詔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先生淵源伊洛。而特嗜禪理。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荆舒之學。前後立論。不無歧出。然以大節觀之。要爲不負師承矣。文字小疵。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與遊田晝王回會誕。皆良士。著有道鄉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鄒道鄉集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四庫書目與直齋書錄解題合。東都事略以爲三十卷。非。

祖望謹案南軒嘗言道鄉晚與程子論道。以予考之。似未及過從也。特道鄉早歲與劉斯立田明之。固嘗講學。而受業於龔深父之門。雖未承濂洛之統。固非絕無淵源者。晚乃遊於楊文靖公胡文定



公之間。得伊川之傳。嘗曰。吾雖未見先生之面。然識先生之心矣。故伊川私淑弟子。先生與了翁其最也。特二公皆未能不染於佛老之學。是則聞知之所以終不逮見知也。與。然當時見知者之多。所陷溺也。亦十九矣。

道鄉語錄

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爲要切。

修學易。進道難。何爲進道。慎獨是也。

某爲諫官。祇是說理。不徼許。

爲善如著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爲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譽多諂。

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言非自口也。

過相褒貶。便入于巧言。輕重須合宜。

雖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之氣。卽純古之氣也。

達於命者。不以得失爲休戚。

思慮不清。便乖慎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爲本。舍民事無可爲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於俗人。下達一家。亦只如厭俗事。皆生於怠惰。清虛澹泊。皆繆悠之詞。試問清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爲人乎。有此二者。既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爲善有二。或直心爲善。或著姦爲善。大抵有山林氣卽佳。寧可使人道村。不可使人道姦。祖望謹案先生語錄。祇此一十七條。不深於講學。而拈出謹獨爲宗旨。由其言可以入聖矣。予故備錄之。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十七條中。移入高平學案二條。又一條引范丞相云。惟儉可以成廉。惟恕可以成德。與忠宣傳答請教者語複節之。

雜記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而訛。

事至于如之何。如之何者。固不能爲之於未然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

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指其心而言。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此條見宋史本傳。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見胡氏傳家錄。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景迂學案晁氏客語移入。

附說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雙寂庵記

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準繩之果吾法耶。非吾法耶。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耶。非吾形耶。所謂喙鳴合與天地合者。與。蠶音集序

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不如忘言。

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

祖望謹案此先生之不能自拔於異端者。姑舉一二條見之。

附錄

林醇中與書云。惟絕欲平心。調飲食。省思慮。則邪不能干。

錢濟明與書云。窮絕之域。有書可觀。不爾。則日月之徙。烟雲之變。皆吾方冊也。言與不言。皆與我會。張牧之與書云。惡固不可爲。爲善復如此。惟望事事節約。

祖望謹案先生詩注中有三條。乃譎昭州時諸公所與書。附錄於此。皆德人之言也。

晁氏客語曰。志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恆雜而不厭。

陳鄒同調

監稅唐先生廣仁

唐廣仁字充之內黃人也。少有志於聖學。聞司馬溫公。所以教劉公元城者。曰。生平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遂私淑之。元城亦稱先生才。用有餘。以進士官乾寧司法參軍。改常州。能決疑獄。元符末。上書入邪籍。時方常改官。遂不用。已而監蘇州酒稅務。蘇人朱氏有勢焰。太守以下皆承奉之。而先生一切自異。著憎慢之迹。太守不能堪。以事下之獄。無所得。然竟廢。乃居寶應。其被斥也。元城則曰。充之尙少保身之道。太爲崖異。欲立名。先生自是益讀書講道。所得愈邃。呂公居仁嚴事之。宣和中卒。遺言所以教子者。惟溫公語。他不及焉。陳公了翁志其墓。

附錄

呂氏童蒙訓曰。唐充之。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又官箴曰。唐充之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汪玉山跋先生帖曰。唐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予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館職關先生治

關治字止叔。杭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嘗爲館職。學於龜山。嘗語呂紫微曰。楊先生有力量。紫微因亦學於

龜山然讀紫微與先生詩則亦頗耽禪悅蓋其時儒者多蹈此疵也不知其官秩所至附錄

呂氏官箴曰關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官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黃氏補本

元祐之餘

陳先生正

陳正字端誠亦元祐中通儒也呂氏童蒙訓引其言曰易須是說到可行處方可

梓材謹案是傳首二句從安定學案謝山所作田明之傳尾移入以呂氏童蒙訓足之

幕官夏侯先生施

夏侯施字節夫京師人年長紫微以倍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頒卽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安悼也卒不改官浮沈京師至死不屈

縣令唐先生恕

唐恕字處厚□□人崇寧初知荆南縣新法旣行卽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以謝山所錄呂氏童蒙訓爲之二先生紫微並稱爲丈則皆紫微前輩也

監獄胡定翁先生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號定翁餘姚人童時如成人及長刻意於學元符間試禮部不第歸教授鄉里學者多從

之遊。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先生爲歸依。高宗御極。授房州文學。調劉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丐祠。監南嶽廟。先生操行方軌。篤於道德性命之旨。其交遊子弟。非是莫取。史稱爲醇儒。參兩浙名賢錄。

迪功劉先生若川父陶附子充實

劉若川字朝宗。始名武。字定功。廬陵人。父陶字紹先。博學有聲稱。於勢利泊如也。先生刻意讀書。當朝廷改科取士。人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爲吾徒師。贊助學官。師表多士。踰四十年。後補右迪功郎。致仕。爲鄉先生。周必大兄弟嘗受業焉。子充實。通經篤行。有父風。參周益公集。

刪定鄧先生名世

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天資篤實。爲文長于敘事。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獨酷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同舍又告毋藏元祐黨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廢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考三傳同異。往往爲諸儒所未到。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得所著春秋四譜等書。薦之。命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進治人務實等說。上嘉納。尋賜出身。除敕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時紹興四年也。所著書。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國朝宰相年譜。古今姓氏辯證。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共合三百餘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厚齋尙書誓言先生春秋辯論譜說十篇一卷。辯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云。

了翁家學王樓二傳

龍圖陳先生正彙附子大方

陳正彙忠肅之子也。忠肅在四明，遣之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忠肅，既就逮，忠肅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壩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宗察之，僅得貸先生之死，至沙門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欽宗卽位，召歸而忠肅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擢其子大方爲郎。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忠肅長子，官龍圖閣直學士，志節不忝忠肅，因疾丐問，高宗御札賜白金，以獎其行。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別爲默堂學案

了翁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監場詹先生勉並見上蔡學案

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知州林先生宋卿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並見龜山學案

中奉蔣先生璿父浚明

宜奉蔣先生琬合傳

蔣璿蔣琬兄弟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子忠肅弟子也。

謝山蔣金紫園廟碑曰蔣氏自唐時實由天台來居奉化已而遷鄞之湖上金紫爲豐清敏所薦士官尙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母老清敏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宜奉大夫琬最有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鄞金紫卽遣二子事之未幾成進士忠肅爲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潘公良貴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宜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爲不負梓材案謝山又答葛巽齋日湖故事問目中奉大夫作左朝議大夫引清容作蔣曉墓誌有曰忠肅陳公謫明絕朋俸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號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

州佐張先生琪

張琪字口美京畿人官衛州陳公瑩中爲守禮遇獨異衆人先生感之而不知所以獨異之意崇寧中先生官宿州諸貴人招致之先生感陳公意終不肯蓋先生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異待之者欲以堅其節而先生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呂紫微童蒙訓已足爲張先生小傳且足見了翁教術之多方故列于此。

道鄉家學荆公三傳

州守鄒先生柄



鄒栢，字德久，道鄉先生長子也。剛梗有父風，未冠棄舉子業，從龜山遊。手葺伊川語錄一卷，靖康初，自布衣薦除樞密院編修，疏請昭雪父冤，且言本非朝廷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賜諡，典禮優渥。官終給事，中台州守。

唐氏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定翁家學

獻肅胡先生沂

胡沂，字周伯，定翁子。紹興五年進士，孝宗受禪，擢殿中侍御史，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又言設武舉立武學，蓋將有所用也。今除高第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願詔大臣羣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從之。時龍大淵曾觀以藩邸舊恩，除知閣門事，先生論其市權，請屏遠方，不聽。先生以言不行，請去。乾道元年，召爲宗正少卿，除吏部侍郎，先生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將現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詔行之。尋進禮部尚書，上有大用意，而先生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諡獻肅。參史傳。

定翁門人

孫先生疇伯父子昇

孫壽。字壽朋。餘姚人。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胡定翁以學行講授閭里。伯父子昇。俾先生率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先生立志剛遠。慕先聖暑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先生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也。參沈定川集。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附厲德輔

孫介。字不朋。餘姚人。燭湖先生之父也。號雪齋。封承務郎。自誌其墓。有曰。四歲能離家人。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於鄉先生胡定翁。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偃偃無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務爲實學。受人子弟之託。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云。參樓攻媿集。

門人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除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卽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嘉泰四年卒。年七十九。諡文忠。祠於學。有文集行世。先生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平園。其省齋稿。胡忠簡神道碑有曰。某自少慕公名德。隆興初。先後入兩省。中間

郊居從遊幾十年。則先生嘗遊澹庵之門矣。

周先生必剛

周必剛字子栗。益公之弟也。益公謂其仁而剛。敬而和。敏而好學。事母孝。從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卒年三十二。參益公集。

周先生必彊

周必彊字子柔。益公之弟。剛明孝友。爲詩文皆驚人語。真文忠嘗別其集曰。假之以年。必將追騷人而與遊。望聖門而力進矣。參吉安府志。

了翁續傳

宣教黃先生櫛別見紫微學案

獻肅家學定翁再傳

中散胡先生拱

提舉胡先生擢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雪齋家學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鄧氏續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時敏 別見和靖學案

章憲

章哲

周憲 並見震澤學案

王師愈 別見龜山學案

曾季貍

方疇

方豐之 子士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櫛

三山學侶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許忻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並紫微講友

祖望謹案大東萊先生爲榮陽家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於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梓材案紫微與及門諸傳。本在和靖卷中。自謝山始別爲學案。

榮陽家學胡程再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父好問。資政殿學士。封東萊郡侯。先生以正獻公恩補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正獻追貶。先生亦坐黜。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與仁濟陰簿。繼爲秦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以不答梁師成。大著名。紹興六年。自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七年。上幸建康。先生奏曰。當今之計。必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政刑。開言路。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權直學士院。初。先生與秦檜同爲郎。意歡甚。秦又先生父所薦。御史也。趙忠簡鼎耳。熟先生名。亦大欽嚮之。先生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爲左右揆。論議多不諧。檜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己者。先生爲陳同人于野。亨之義。檜不然之。又力勸檜不可汲用親黨。除目下。先生卽奏還之。檜勉其書行。卒不從。會哲宗實錄成。忠簡除特進。先生草制有曰。會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散牛李之黨。未未知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與祠。

卒於上饒。年六十二。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於世。先生少從游定夫、楊龜山、尹和靖遊。而於和靖尤久。和靖之致仕也。先生問曰：「伊川歸田，納其告敕曰：『臣本布衣，得還初服爲榮。』今先生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和靖曰：「居仁責我，則是。但焯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雜物，今解孟子以進，當俟書成，隨納章服耳。」先後之間，非有異也。從孫祖謙祖儉修。

祖望謹案：先生歷從楊游尹之門，而在尹氏爲最久。故梨洲先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爲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明再傳而爲先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爲伯恭，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猶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爲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啓伯恭焉。

梓材謹案：先生主濟陰簿時，滎陽門人顏夷仲贈詩，有「同升夫子堂句」。先生罷官留別，亦云「昔日同升夫子堂」。知先生固從學滎陽，兼聞父祖之訓者。第以爲滎陽家學可也。

西垣童蒙訓補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是，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

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置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蓋前輩專以風節爲己任。其於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

齊晏子納邑。衛公孫免餘辭邑。鄭子張歸邑。此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

國語公文父伯之母。分別沃土瘠土之民。以爲聖王勞其民而用之。左傳亦言民生在勤。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然。萬事不舉。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懶惰者。必有饑寒之憂。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可不以勤勞爲先乎。

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范辨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任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爲之學士者。皆利於歲月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更不須言也。

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也。李自明云。此事閒時說甚易。在臨事要執得定。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一諫官以言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語。昔人尙如此。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徒成己也。將以成物。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但行之有先後耳。若以莊子爲我之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祖望謹案。紫微所作。切要於童蒙訓一書。其所述諸大儒言行。予已采入諸學案。其未盡者。列於此。



卷而官箴見於成公集中者亦備引之。

梓材謹案童蒙訓謝山列入於此者四十二條。尙有可入諸學案者。今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十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又一條附入案語。又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滎陽學案三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附入呂范諸儒案語者一條。又移入陳鄒諸儒三條。移入荆公新學略一條。又一條分列泰山學案高平學案滎陽學案陳鄒諸儒學案。而仍列於此者九條。

謝山跋宋槧呂西垣童蒙訓曰。紫微先生師友雜志雜說諸書。大略與童蒙訓三卷互相出入。無甚異同也。記晁公武讀書志。曾引童蒙訓中語。謂秦淮海自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其舊作不同。而今無之。然則尙非足本耶。然讀樓迂齋序。則是本乃紫微從子倉部弼中所手鈔。大愚子喬年所是正。不應尙有脫落。或者公武誤指紫微詩話以爲是書。未可知也。雲濠案弼中爲紫微弟。倉部乃弼中子大器。其云從子倉部弼中誤。

###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不與人爭者。常得多利。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黃氏補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禍。黃氏補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多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窰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黃

氏補

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黃氏補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一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黃氏補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爲心。鮮不濟矣。黃氏補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置於死地是也。黃氏補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常死不死。其話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人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其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官箴十八條。今移入祭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鄴諸儒一條。又從黃氏補本錄入者十一條。其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祭陽學案。一條移入陳鄴諸儒。

### 紫微說補

世之學者。忘邇而趨遠。忽卑而升高。虛詞大言。行不適實。雖始就學。則先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達節行權。由仁義行。而不知言必信。行必果。守節共學。行仁義之爲先務也。故修其身者。荒唐謬悠之說。施於事者。顛倒雜亂。而卒無所正也。

王輔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實法言也。以上見文集。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紫微童蒙訓外。又錄其說三條。云見文集。蓋見成公集耳。今移一條於元城學案。

雜錄

少年無輕議人。無輕議事。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引呂居仁雜錄如是。即謝山所謂與童蒙訓互相出入者也。深寧謂二語本魏季乘象誠。

祖望謹案。紫微之學。本之家庭。而徧叩游楊尹諸老之門。亦嘗及見元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成公之先河。實自此出。顧世以其喜言詩也。而遂欲以江西圖派揜之。不知先生所造甚高。成公詩云。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鑾朝罷歸。朝飯而薇蕨。峩峩李杜壇。總角便高躡。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與俊語。掃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槁乾迂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去住間。告戒意尤切。可以知先生晚年之養矣。惟是其於釋氏之學。有未盡斥者。則滎陽之遺風也。然學者讀其童蒙訓。官箴而行之。足以入聖學矣。於其佞佛。姑置之可也。

附錄

自少講學。卽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嘗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徧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尹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六飛幸吳郡。欲進蹕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所仰以爲根本之地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爲根本之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略。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互監階州倉草場。以賊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賊。多抵黥罪。且旣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及矣。又此刑旣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搢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乃可觀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浙。科須實繁。閩里告病。尤當戒謹。儻有水旱乏絕之虞。奸宄竊發。未審何以待之。復請於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蕃表。今二處正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差爲備矣。論任人當別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說。元祐紹聖混爲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體。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爲公戚。而公方且深居。講明道學。要其視摧抑屏棄爲士之常。初不以介意也。

公器蘊宏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間。與人忠信樂易。卽之藹然。莫見其愠。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爲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補

紫微講友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別 見武夷學案

吏部許先生忻別 爲范許諸儒學案

紫微家學 胡程三傳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合傳

呂先生大猷 合傳

呂先生大同 合傳

呂大器字治先。弼中子。紫微從子。累官尙書倉部郎。東萊之父也。兄弟四人。曰大倫。字時敍。大猷。字允升。大同。字逢吉。築豹隱堂以講學。汪文定公稱之。嘗謂呂奉議時敍貧甚。閒廢日久。可惜。而尤愛逢吉。謂其

所講釋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蓋皆有得於家學者也。治先爲曾文清公壻。兼得其傳。兄弟中惟逢吉夭。粹材謹案汪玉山與逢吉書。謝山節錄六條於玉山學案。其五條今分移高平陳水元城景迂諸學案。

### 紫微門人

####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侯官人。從居仁遊。教之以廣大爲心。以踐履爲實。稱高弟。紹興丙辰。西上應進士。行至北津而返。曰。未忍舍吾親也。益肆刀於學。及門嘗數百人。學者稱爲三山先生。成紹興己巳。進士。由長汀尉薦除正字。遷校書郎。入對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於忠實。次言無尙老莊之學。高宗褒納之。御製拙齋記。先生奏言。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朝議欲兼用王氏新經。先生言。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胡蝗內食。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先生嘗言。欲圖中原。必自巴蜀。若浮江絕淮。下梁宋以圖中原。必不能也。故赤壁淝水。雖一勝而卒不能長驅而前。符離之捷。中外稱賀。先生獨貽書幕府。戒以持重。已而果覆。以病乞去。除宗正丞。使泉舶奉祠。尋卒。三山之門。當時極盛。今其弟子多無可考。而呂成公其出藍者也。先生所著有尙書周禮論孟揚子等講義。又拙齋集二十卷。今惟尙書與集存。修○雲濠案尙書全解宋志作五十八卷。內府藏本爲四十卷。

### 拙齋紀問補



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兩次未達。此非能領解者。然亦可謂善問。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的人。豈可一概謂之仁。亦有一種愚戇直行之人。豈可一概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以爲之難。內省不疚。論語一部。聖人之心體在之。須是不釋手看。始得。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矣。更有什麼往。易理無非自然。三百八十四爻。此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

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遇月宿多作雨。心月狐危月燕。畢月烏。張月鹿。予因悟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之意。

革已日乃孚三三。其卦兌上離下。離爲日。在兌下。日已酉矣。故爲已日之象。

謝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曰。我常自教兒。此語甚好。然未必能行。期喪不輟音樂。攜妓遊東山。此豈可以教兒。

魏幾道云。天乃錫予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之所以能敘彝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數之順焉。觀其冀州既載。蓋始於北方。乃始及兗青徐。又次及荆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方而東。自東而南。乃及於中。而終以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爲敘彝倫。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是悔。於道方有所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是他原不曾有立。若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前輩所立規模。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

喻居中云。詩尙不愧於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遠。則必有夷倨。此不愧屋漏。所以謂戒謹之至。

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十干除戊己不在四時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爲四時之序。甲陽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甲後乙丙丁爲庚。庚後辛壬癸爲甲。皆隔三日。俗云久雨不晴。但看甲庚。蓋此二日。陰陽之始。故必有變易。

梓材講案拙齋紀聞亦稱道山記問。謝山所錄十九條。今移入和靖學案者二條。移入武夷學案者二條。移入漢上學案者一條。移入衡麓學案者一條。

### 鄉貢李和伯先生楠

李楠字和伯。侯官人也。與其弟樗並有名。呂居仁入閩。先生兄弟與林少穎首事之。遂得伊洛之傳。少穎謂先生如元紫芝。其弟如黃叔度。其論學之言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曰。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爲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揜。君子以夢爲鑑。自知心之誠僞。又曰。道有並行而不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己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恕之。己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己不可以自矜。又曰。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於衡門得處世之方。又曰。陳平燕居深念。陸賈至前而不見。吾欲以是慎。吾思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又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苟惟取必於例。與柱後惠文何異哉。先生尤精於春秋。旁搜衆說。以會其趣。衆說所

未安。然後斷以己意。其書未成而卒。年止三十有七。論者惜之。

鄉貢李迂齋先生傳

李樛字迂。侯官人。自號迂齋。與兄楠俱有盛名。並以鄉貢不第。早卒。臨終。謂林少穎曰。空走一遭。勉齋嘗稱之曰。吾鄉之士。以文辭行義爲學者。宗師若李若林。其傑然者也。所著有毛詩解。博引諸說。而以己意斷之。學者亦稱爲三山先生。雲濠案。閩書言先生有毛詩註解。學者稱迂齋先生。于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隱君王先生時敏別見和靖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慤

周先生憲並見震澤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別見龜山學案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狸

曾季狸字裘父。臨川人。南豐先生弟宰之曾孫。先生嘗遍從南渡初年諸名宿。而學道以呂舍人居仁爲宗。乾淳諸老多敬畏之。嘗勉張宣公爲范堯夫。而戒以勿輕言兵。隱居蕭然。布衣劉共父張于湖爭薦之。謝不出。其師友尺牘。舍人居第一。先生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有艇齋雜著一卷。乃議論古今之文。

陳振孫稱其辭質而義正。可以得其人。蓋有所傳於伊洛之統者也。補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蒙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經其子也。少從呂居仁徐師川遊。是先生又爲徐氏門人。

###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

方疇字耕道。弋陽人也。學者稱爲困齋先生。受業於紫微。而徧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紫微嘗述顧子敦語以告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守正曰觀養。且曰。吾將朝於斯夕於斯。以無忘呂公之賜。建炎中。成進士。紹興中。上書有四宜。憂謂女真詭計盜賊猖獗。藩鎮跋扈。將帥畏怯。十宜行。講征伐。理財用。擇人才。明賞罰。重臺諫。抑奄寺。議詔令。卹兇荒。訓鄉兵。寬民力。一宜去。則宰相秦檜也。通判武岡太守宋若樸。希宰相意。言先生與胡忠簡公爲姻家。以深文貶零陵。忠簡自嶺外貽之書曰。君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先生於是名其所居曰困齋。其讀易也。謂之困交。其自稱曰困叟。張魏公雅重之。先生才氣抗邁。閨門雍睦之行甚篤。出處又不苟。謫居好學不倦。汪文定公嘗曰。幸聞耕道之風。庶取則不遠。且足令吾同學者有所興起。後赴判建康。卒於官。有集二十卷。補

### 監鎮方先生豐之

方豐之字德亨。莆田人也。從紫微呂公學於信州。其後辭歸。紫微以詩送之。有云。子學旣立。子志甚遠。何以終之在。不倦是也。仕至監鎮。先生後以婦家遂遷建陽。工詩。蓋亦紫微之餘風。朱子與放翁皆嘗序之。

子士繇。則朱子之門人。孫丕父。則勉齋之門人。補

三山學侶

宣教黃先生櫛

黃櫛字實夫。雲溪案先生名一作糕。漳州人。樵仲之弟。淳熙中。舍選入對大廷。獻十論。升進士內科。調南劍州教授。三山講學之侶。二李與林其眉目。而先生亦翹楚也。迂仲解毛詩。先生足之。兼傳龜山了齋之學。官終宣教郎。有詩解中庸語孟解修。

倉部家學胡程四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林氏家學

主簿林先生子冲

林子冲字通卿。拙齋猶子。主南豐簿。能世其學。

林氏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司理劉先生世南別見豫章學案

方氏家學

方遠庵先生士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三十七

漢上學案表

朱震	劉長福	別見泰山學案
上蔡門人	徐畸	吳葵
二程再傳	別見說齋學案	
安定濂溪三傳		
朱巽		
胡銓	別見武夷學案	
並漢上學侶		
沈該		
漢上同調	田疇	
	沈氏續傳	

漢上學案

祖望謹案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於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於中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粹

材案漢上傳本在上蔡學案自謝山爲別立學案。

上蔡門人二程再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累仕州縣胡文定安國大器之薦召爲司勳員外郎趙忠簡鼎復薦其廉正守道士人冠冕使備講讀必有裨益再召始至首問易春秋之旨上悅改除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侍經筵轉起居郎兼建國公贊讀與翊善范元長冲人謂極天下之選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累遷翰林學士太常吳表臣議行明堂之祭先生言王制國有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譏吉禘於莊公謂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三年合祀天地遂享太廟時真宗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在今日行之則非矣其言不用紹興七年謝病丐祠卒上慘然曰楊時物故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錄其子官先生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種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程邵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尙文辭爲非故其

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亦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雲濼案四庫書目經部收錄漢上易集解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祖望謹案。漢上謂周程張劉邵氏之學出於一師。其說恐不可信。其意主於和會諸家。而反不免於晁氏所譏舛錯者也。然漢上之立身。則粹然真儒也。

### 漢上易卦圖說

列禦寇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李泰伯曰。伏羲觀河圖而畫卦。禦寇所謂變者。論此圖也。一者太極不動之數。七者大衍數。九者玄數也。泰伯謂畫卦亦未盡其實。大衍五十之數。寓於四十有五之中。黃帝書土生數五。成數五。太玄以五五爲土。五卽十也。

王誅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斯乃杜子春之所憑。抑知姚信之言非口自出。但所從傳者異耳。梁武攻之。涉於率肆。以上河圖說。

洛書劉牧傳之一與五合而爲六。二與五合而爲七。三與五合而爲八。四與五合而爲九。五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卽五五也。洪範曰。一五行。太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曰。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合二十有五。所謂天數。二四六八十偶數。合三十。所謂地數。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卽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惟十卽五也。故甲己九。乙庚八。丙辛



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洛書說

伏羲八卦圖。王豫傳於邵康節。而鄭夫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稟坤初艮初兌初坎。初離初釐。震初巽。卦皆六畫。卽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薛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犧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具焉。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其說源於此。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坎與離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夫別象次序。皆初卦也。夫曰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爲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爲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爲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爲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故爲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故爲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伏

幾八卦圖說

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

申連山也。以應天時也。置乾於西北。伏巽初經乾上。坤下。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退坤於西南。歸藏以坤先乾。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復歸於伏巽之初經。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盡於是矣。故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既濟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恆爲下經之首。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恆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李挺之變卦反對圖說。

往來者以內外言也。以消息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也。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其出入以度內外。此所謂上下無常也。若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言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文柔矣。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外卦乾已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自卦外來乎。六十四卦相生圖說。

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東壁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時爲立冬。此顛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太玄準易圖說。

夫六十卦。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屯貞於丑。開時而左行。蒙貞於寅。開時而右行。泰貞於寅而左行。否貞於申而右行。小過貞於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效之。黃鍾。乾初九也。大呂。坤六四也。太族。

乾九二也。應鍾。坤六五也。無射。乾上九也。夾鍾。坤六三也。夷則。乾九五也。仲呂。坤六二也。蕤賓。乾九四也。林鍾。坤初六也。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故子丑寅亥卯辰酉巳申午未謂之合聲。十二律相生圖說。

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姤卦也。是時豈惟無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於坤之上六。則露結爲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坤初六圖說。

乾坤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爲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溼。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坎離天地之中圖說。

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爲歲者。有以爻爲月者。有以爻爲日者。以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爲歷數之徵。明是也。復七日來復圖說。

自初數之。至上爲六。或以一爻爲一歲。一年同人三歲不興。坎三歲不得凶。豐三歲不覲。既濟三年克之。未濟三年有賞於大國。或以一爻爲一月。臨至於八月有凶。或以一爻爲一日。復七日來復。或以一爻爲

一人需不速之客三人來損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或以一爻爲一物訟鞶帶三褫晉晝日三接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睽載鬼一車田獲三狐損二簋可用享萃一握爲笑革言三就旅一矢亡巽田獲三品爻數說

漢上易叢說

歸藏之乾有乾大赤乾爲天爲君爲父又爲辟爲卿爲馬爲禾又爲血卦

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

萑陸澤草也生於三月四月萑黃也葉柔根堅而赤陸大於萑葉柔根堅堅者兌之剛也堅而赤赤者乾之色也

易有以一策當一日者乾坤之策是也有以一爻當一日者七日來復是也有以策數七八九六言日者勿逐七日得是也易之取象豈一端而盡六十卦直日兩卦相去皆七日其實則六日七分猶書稱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言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詩言一之日二之日其實十一月十二月之日何於此六日七分而疑之乎

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已取重離之象何則離麗也離爲目巽爲繩以巽變離結繩而爲網罟之象也網罟目也離爲雉巽爲魚以佃以漁之象也

象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於卦辭之下故加象以明之諤昌以乾象釋元亨利貞文言又從而釋之疑其重複謂非孔子之言且引穆姜之言證之此又不然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古

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以垂後世。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以文言名其篇。如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則孔子所繫之大象也。何以明之。且以復卦大象言之。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矣。以是知繫大象之辭。非周公作也。

說卦脫誤。比於諸篇。特多。荀氏易本乾後有四象。坤後有八震。後有三巽。後有二坎。後有八。而又揉爲撓。離後有一艮。後有三兌。後有二虞。氏易本以龍爲驪。反爲阪。敷爲專。寡爲宣。科爲折。羊爲羔。鄭本以廣爲黃。乾爲幹。黔爲黜。京氏本以鼻爲末。贏爲絲。果菴爲果墮。其餘陸績王肅姚信王廙偏傍點畫。亦或不。同。蓋焚書之後。周易雖存。至漢已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而上之。故三篇之文。容有差誤。

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口腹之間。衽席之上。誇張於世。以自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然物之乘間而出。豈離乎五行哉。

陰陽用也。剛柔體也。用之謂道。體之謂德。體用無間。和會爲一。順而行之。則動靜語默皆得其宜。故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天地萬物共由一理。其理順而不妄。深明其源。乃能一天人。合內外。體用無間矣。此之謂盡性盡性。則通晝夜之道。而知其於窮達壽夭。以正受之。不貳其心矣。

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孟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

光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附錄

先生初爲胡文定所薦，稱疾不至。會趙忠簡公鼎爲參知政事，高宗諮以當世人才，趙曰：「臣所聞朱震學術深博，乃召用。是時虔州民爲盜，先生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選良太守慰撫之。且使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使之。」

林拙齋記問曰：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息，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朱漢上云：「古者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上下同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今瀘敍獠俗多衣統裙，猶是古法。」

漢上學侶

朱先生巽

朱巽，字子權，文定弟，亦富學，號二朱。參姓譜。

梓材謹案：姓譜原作字公權，文定名震，字子發，先生名巽，當字子權。上蔡監西京竹木場，文定與之往謁，事見上蔡附錄，則亦上蔡弟子也。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漢上同調

僕射沈先生該

沈該字守約吳興人登嘉王榜進士紹興二十六年以右僕射兼修國史嘗撰易小傳其說以左氏卦變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參朱氏經義考

漢上門人二程三傳

宣教劉先生長福別見泰山學案

隱君徐天民先生疇

徐疇字南夫一字叔範蘭溪人也漢上先生弟子得其周易旨要兼明春秋禮記湛深經術文得歐曾筆外法而弓兩斛力射命中隱居講學人莫知者東陽吳文炳獨知之延以教其子於時婺中之以師道興起後進者曰東萊曰同甫曰說齋曰先生學者稱爲天民先生其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徐氏門人二程四傳

主簿吳先生葵別見說齋學案

沈氏續傳

田興齋先生疇

田疇號興齋華亭人嘉定間嘗設講席於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著有學易踐徑二十卷參姓譜

謝山田氏學易踐徑題辭曰宋人之言互體者梨洲祇舉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興齋之說又有出於

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考其所自出。則吳與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爲離。其變則上互爲兌。卽興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之互言之矣。興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辭。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尙未及成。興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卷三十八

默堂學案表

陳淵

沈度

了翁從孫  
伊川龜山門

人  
安定濂溪明

道清敏再傳  
涑水鄆江西



湖三傳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范冲 別見華陽學案

並默堂講友

默堂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壻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於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於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於豫章。述默堂學案。梓材案默堂傳本在龜山學案。自謝山爲別立學案。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初名漸。字幾叟。雲濠案忠肅言行錄附載默堂先生行實。云忠肅公之從孫也。楊誠齋序先生集作猶子。誤。早年從學二程。梓材案此所謂二程。蓋亦指伊川而言。後學於龜山。紹興五年。以胡文定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忠定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右正言。面論程王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三經義辯甚當理。則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安石穿鑿。對曰。穿鑿之過。尙小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對曰。

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又論秦檜親黨鄭億年嘗從賊。乞寢職名爲檜所惡。以宗正少卿去位。紹興十五年卒。嘗謂羅仲素曰。聖道甚微。有能于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得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先生爲龜山之塔。卒能傳龜山之學。學者稱之爲默堂先生。其門人曰沈度。序先生集。雲濠案先生行實。忠肅嘗扁其所居曰默堂。有默堂集五十卷行世。今四庫書目二十二卷。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默堂集。謝山特爲先生立一學案。凡集中語近于禪者。當必采錄而辯正之。惜盧氏所藏原底未全。

### 附錄

先生幼穎悟異常兒。得聞家學。十有八歲。首領鄉薦。名聲藉甚。顧慊然以所學不在是。聞楊文靖得伊洛之傳。上書執弟子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請益焉。文靖得書。以爲深識。聖賢旨趣。遂以子妻之。

先生與邑人羅仲素爲同門友。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嘗詣仲素。必竟日迺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

紹興九年。除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執事入對。上曰。昔陳瓘爲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事。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墜家聲。朕之所深望。

也。又嘗以語宰執曰。御史陳某老成有學。嘗聞講論語中庸。可令進用。其眷遇如此。先生感上恩厚。侃然守正。每因奏事及治亂之本原。學術之邪正。君子小人朋黨之分。中國夷狄逆順之理。必反覆爲上言之。嘗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錫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少卽爲忠肅所知。常侍左右。踰三十年。忠言讜論。得之爲多。及從文靖學。濟以涵養。薰陶義理。步趨矩度。是以行己立朝。具有本末。

或勸其遷就。以隨世立名。先生歎曰。吾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子孫榮枯。不暇計也。

默堂講友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別爲豫章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冲別見華陽學案

默堂門人胡程三傳

尙書沈先生度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池州主簿。播曾孫也。先生從學默堂幾二十年。紹興間。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

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貸。先生以錢六萬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尙書。參姓譜。

卷三十九

豫章學案表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伊川龜山門人	羅博文	劉嘉譽	子世南
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孫砥
			孫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松	子熹	別爲晦翁學案
廖銜	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講友			

豫章學案

祖望謹案。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爲延平。則遽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於師也。述豫章學案。梓材案李文靖以下。謝山始稱。

道南學案後改延平與文質合稱豫章延平學案定序錄則專稱豫章故延平亦不別爲標目云。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附師吳儀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延平有吳儀字國華以窮經爲學先生師之崇寧初見龜山于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雲濠案先生師事龜山而李文靖又師先生陳直齋曰此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嚮田襄糧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爲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饑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於世之嗜好泊如也著有遵堯錄言宋自一祖開基三宗紹之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台衡錄春秋指歸雲濠案四庫書目豫章文集十七卷然首卷列經解之目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淳祐七年賜諡文質

宗義案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餒而傳道卒賴之先師有云學脈甚微不在氣魄上承當豈不信乎然亦多湮沒而無聞者聞不聞君子不以爲意而尙論者所不敢忽

議論要語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儒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用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尙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人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爲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爲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遵堯錄

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於斯時也。苟有舉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賢者。然惜非其倫也。

太宗內廷給事。不過三百人。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非人倫之美也。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芻狗之說。朕所景慕。臣從彥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行其所無事。篤恭而天下平。易簡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大之詆訾堯舜。而其下流爲申韓。不可不辨也。

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趙普之對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蓋不知言者。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非能致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闊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其幾於道者與。

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未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說。況其下者。

章聖皇帝未生仁宗。有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降生爲宋第四帝。古之燧人氏也。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託生及仁宗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鑽火。臣從彥曰。此所謂無徵不信者也。古人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亦何所不至。王旦章聖皇帝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也才某也。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

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司馬光改新法。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紹聖之害。亦光此言有以召之。

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者。惟罷免役失之。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

豫章問答補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于學無由進矣。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豫章問答四條。其三條移入附錄。此則分一條爲兩條。

附說補

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家一切反是。外於吾聖人之學者。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惟學者所決擇也。

吾道當無疑於物。

附錄  
祖望謹案。以上三條。見所贈延平詩注中。甚有關係。故附著於問答之後。

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遊。握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略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

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伺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之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開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補

又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補

又曰。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補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難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補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又曰。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宗義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

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爲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爲有病。故豫章爲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百家謹案。豫章年譜謂致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龜山爲蕭山令。先生始從受學。宋史亦云。龜山爲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謹考龜山全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於蕭山明矣。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於庚子。若見龜山。始於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先君子別有豫章年譜訂正。

祖望謹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爲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祇在善人有恆之間。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橫浦。通才自當。推湍石。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橫浦。紫微不能自拔於佛氏。爲朱子所非。然其不肯於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

渠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於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連而標之曰豫章延平學案。

### 豫章講友

廖先生衙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門人胡程三傳

### 文靖李延平先生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篋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閩。幣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 延平答問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尙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

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爲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旣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耳。某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旣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中間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心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言云。云。正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踐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辯。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于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尙昧於所爲。卽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得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同。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也。朱子自注。先生句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

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從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卽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作者。正是天地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於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朱子自注。先生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某心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卽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會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卽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

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明析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密。記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個是心。那個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



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勤論。吾儕正要如此。

黎洲孟子師說曰。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於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養心猶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且晝呼吸。實可持循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卽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間。

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把捏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樣之可言。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而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誠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輩。破其學術。破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馬之類。是蔽於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

宿陷如入於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掉闔飛箝。離遠於正道。遁辭。炙輶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尙口乃窮也。諛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百家謹案朱子此說。只要得心與氣合。又云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延平云。若更分別那個是心。那個是氣。卽勞攘與師說所解雖不同。亦略相似。故採數則附此。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又見論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而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功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灑落耳。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示論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卽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

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卽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枯亡。卽夜氣清。若旦晝間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傍無人。僮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黎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卽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卽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反似暫求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蠟心。陽明之隔瘡。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有。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之日逐於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於此氣也。天性生生之機。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間又發。第人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旦晝枯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日之氣似落於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以上俱師說

姜定庵曰旦晝存養則旦晝之氣亦清又何但夜氣邪正謂梏亡者夜氣亦能自清所以見性善之同然也

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爲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精通和樂之象見卽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卽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爲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諭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者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爲學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人之念慮。若是於過惡顯然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甚是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事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

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眞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旣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耳。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猶不敢必覲。恐侍傍乏人。老人或不樂。卽未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間。更體此意。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作。取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意。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吾人大率坐此窳窳百事驅遣不行。惟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耳。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窳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卽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承來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卽於道理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爲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段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會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卽隨處發見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耳。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示報爲望。

朱子注曰。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便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爲隨所寓而安之。卽於此脆脆。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耳。

宗義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爲是言。於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於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爲殊。殊亦殊。個甚麼。爲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

###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



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個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有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直得龜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熹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詎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和靖學案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以上皆朱子語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於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  
王深寧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朱松字喬年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爲政和尉。父森卒於官邸。貧不能歸葬。卽葬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轉司勳。吏部兩曹。上書諫和議。出知饒州。未上。請祠。十三年卒。先生初以詩名。繼而契心於賈誼陸贄之通達治理。及得浦城蕭子莊劍浦羅仲素而師之。以傳河洛之學。而昔之餘習盡矣。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其所善者。同學李侗鄧啓之外。則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劉屏山子翬。將卒。屬其子元晦。烹往受學焉。後以子貴。贈通議大夫。諡獻靖。著有韋齋集。學者稱韋齋先生。

韋齋文集

頃來尤溪兩月。雖獲徧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於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同。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於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己任。起而倡之者。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

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歙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夫問塗而之。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輒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庭也。答汪德榮書

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之趨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儻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略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窔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燕處於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則治亂存亡之效。如食粟之必飽。食葷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氏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於溱洧之上。時方冥憊。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型。諷誦詩書。不如親承風旨。上謝參政書

### 章齋語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

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防範其間者。未嘗一日少忘。

士溺於俗學。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闇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

宗義案豫章稱章齋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故朱子之學。雖傳自延平。而其立朝氣概。剛毅絕俗。則依然父之風也。

附錄

先生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早夜其間。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金使議和。先生與史院同舍胡瑄共疏曰。彼方吞噬未戢。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紐於威以侮我耳。又慮我畜銳。而爲和之說。以撓我耳。彼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贖。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蹙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先生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倦。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奸佞。崑瑣簡賢附勢之流。則鄙而遠之。不忍正視其面。晚既屬疾。手書先訣於屏山籍溪白水。屬以其子往受學焉。

百家謹案程太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學。遂由濂溪而繼孟氏。朱韋齋能友延平。與劉胡三子。而使其子師之。晦翁之學。遂能由三子而繼程氏。卓哉二父。鉅眼千古矣。

延平門人胡程四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承議羅先生博文

羅博文。字宗約。沙縣人。以奏補福建司戶參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知瑞金縣。張魏公浚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江玉山應辰辟蜀中參議官。累遷承議郎。自請奉祠。乾道四年卒。先生於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己之大方。魏公手書所爲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已從李延平得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是自信益堅。

宗義案朱子與宗約。在延平門人最爲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約。在延平沒後。宗約尋又入蜀。其相與不過一二年耳。宗約於蜀中得豫章議論要語。曰。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則其所推服。朱子而外無人焉。乃宗約卒於途中。此言遂成虛語。可歎哉。

百家謹案朱子文集中。有宗約行狀。而道南源委錄中。稱宗約年未三十。一榻蕭然。屏遠聲色。大爲

朱子所敬服。

劉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於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遊

章齋家學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為晦翁學案

劉氏家學胡程五傳

司理劉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景虞嘉譽子少從三山林氏遊與呂東萊為友秉禮蹈義鄉黨敬之官吉州司理參軍子砥礪

參閱書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四十

橫浦學案表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張九成	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凌景夏		

安定濂溪三傳

樊光遠

陸學之先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沈清臣 趙彥肅 別見象山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于恕 郎煜 見上橫浦門人

于憲

徐椿年

倪稱 子思

劉荀 別見衡麓學案

郎煜

史浩 子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孫守之

孫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張良臣 別見龜山學案



郭欽止

喻樗 別見龜山學案

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姚述堯

葉先覺

施德操 族孫 庭先 別見震澤學案

並橫浦講友

楊璿

橫浦同調

橫浦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梨洲原本其爲謝山所補者皆爲注明。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學龜山紹興二年廷對第一僉判鎮東軍與監司不合投檄而歸學士大夫簞笈雲集多執贄門下入爲太常博士改著作侍郎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經筵論災異迕時相秦檜謫守邵州何鑄劾以依附趙公鼎落職先是先生嘗謂高宗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無足怪也終父喪取旨與宮觀詹大方論其與僧杲謗訕朝政謫南安軍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先生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卽丐祠歸先生在謫居十四年解釋經義目病就明簷下磚痕雙趺隱然廣帥致籛金先生曰吾雖邊徙困乏何敢苟取卒不受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卒年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雲濠案先生著有尙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垢錄橫浦心傳考四庫書目采錄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

橫浦心傳

學問于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于異端不識真味遂致誤人一生

或問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于水之溺火之烈未得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陷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魂終身不敢入山林

其理可見。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先生曰。分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卽和。作事合理。人情自不乖。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簣結纓是矣。

或問教小兒以何術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黠之質。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獵等。皆其父兄無識見。子弟稍有所長。便恣其所爲。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耶。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也。先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卽善也。其言豈無所自。

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

有志者其規模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惟孟子能辯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溺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世俗之論。多服于無心。而君子則服于公。公固無心矣。往往有所抉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于十人。而

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矜而怒者。九人不無二三也。十八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衆。紛紛而不可較。吾以爲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于羣千百而翫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吾。雖舉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怒。黜數伯夷。而爲盜跖者亦不爲之慊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爲不公也。不決之君子。而孰決之乎。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爲稱號。八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出。而黨禍起矣。皆不見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辭之。況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惟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小人則一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爲定理矣。

晉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爲伸。遜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觀昶所言。真謹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爲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于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爲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

或問事成于偶然。語得于不思。技精于無意。理會于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

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即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真情自見。用意則奪其真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真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君子惟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諂僞。往往先自受辱矣。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卻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于愛上執著。便不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于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于義上識得仁。尤爲活法。

祖望謹案。以覺爲仁。謝上蔡之說也。其說亦本之佛氏。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寥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于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子細思之。不是泛語。補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于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某觀之。忠

厚之人。大抵多寬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于喜怒略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至。則有藏蓄。若作僞。又非真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屈人以服己。不爭則怨。屈己以服人。不鬪則憾。力未屈則爭鬪。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字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鬪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會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耶。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擾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弱。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弱。或以無能見鄙。于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于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于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孟子于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踐履工夫中來。豈人所髣髴形似所得者耶。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真難其人也。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處道義中。慣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不可熟也。熟則無一點瀟灑氣。無非俗態耳。

仁卽是覺。覺卽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于區別熟。則融化矣。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聲自不相投。

或問慮人疑者。常爲人疑。欲防人者。必爲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欲無慮。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册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間稍有餘地。則亦汨沒矣。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用亦無體。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

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于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

或問或者云。知其爲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既知其爲小人。復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凶爲惡于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已。舜未必遽發也。

或問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跖之徒。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如何是聞。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爲善。

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蘊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卽知爲孔某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孔子以爲不得其死。一待孔子行。便自各別。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是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人于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卻。自然多怨。尤。

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夫妻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爲贅。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旣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蛇無足而行。蚓無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



兔能望。蛇能擾。蚓首不銳而能食壤。豈有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安危得失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失之。則悲亦隨之。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失。而吾初不與其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焉。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而吾切切乃欲歛其得失悲樂于己。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疏且狂哉。故凡物交于前而情動于中。墮于得失悲樂之域者。安得不少反其初乎。

凡物之形于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真。吾逆知其形而不爲之泄。則物初無奈我何。而我固自若也。爲之凶惡暴橫以泄吾之怒。爲之諛佞倩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放曠快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于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已。我何容心哉。

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處。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往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癩人。自會頓置閒事。不挂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頃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夢識。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詳。且以驚貪愚不安分之人。喪廉恥。圖饒倖。以至死亡而不悔。于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間亦有偶然成名無貨得貲。遊手坐食。則往往舍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生。

忽其所不可而覬其所或可。此皆暗于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橫浦心傳五十八條，今移爲附錄者四條，移列于忠甫傳後者一條，移入古鑑四先生學案者一條，移入百源學案者一條，移入伊川學案者一條。

### 橫浦日新

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補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幼喜放，壯喜鬪，老喜憂。補下同。

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退謂退遜。

己以爲是，衆以爲非，己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乎聖賢矣。否則是非皆私心耳。奚擇焉？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

獨補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儻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朝廷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君子爲善。期于無愧而已。非可責報于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匿苟容。無不爲矣。補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補

粹材謹案橫浦日新梨洲所錄十二條。今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劉李諸儒

一條。謝山補錄八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

附錄

先生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鏤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若與神明爲伍。更相驚服而師尊之。

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鬪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筇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廬甌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擁劍長吁思欲掃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原蓋自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以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安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開聖情在萬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云上感其言拔置第一侍郎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對曰臣安敢常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曰不知入而對宦官嬪御又何如上曰亦以至誠曰外

不對羣臣。內不對宦官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曰。只此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上嘗命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如高閑卻理會得。上曰。朕要卿講。辭遂再三。上固命之。對曰。必欲臣講。臣惟以論語孟子爲說。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先生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唯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知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和者之戒。落職編置安南軍。先生與宗杲爲莫逆交。秦檜忌先生。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宗杲謗訕朝政。

謫居南安。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唯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唯天知之。先生曰。無愧。此心足矣。奚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公曰。武人一念正氣。此與朝聞夕死何異。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在南安。或問先生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邪。先生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檜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盡殺賢者。然未必不反徼人之言。子姑俟之。

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

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

一士夫遠自浙江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于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以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曰：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著，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噲噲，欲語喜色滿面。先生曰：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知于此人，良可發一笑。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耶。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敝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語，須是道學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汪玉山讀龍川志曰：無垢昔與某言古人行事，信其大節，小疵當弗論。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寇公正直聞天下，豈肯向人求官者。歐陽公志王文正墓，言其從公求使相，若此之類。慎言之。予聞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多貶辭，及讀龍川別志，悚然自失。乃知別有曲折，無垢之言益信。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補

黃東發曰。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遊杲老。浸淫佛學。于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其有所謂心傳錄者。首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喝。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經。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于會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既賢。則其書盛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每明言禪。尙爲直情徑行。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僞易真。鮮不惑矣。

宗義案朱子言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常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案橫浦雖得力于宗門。然清苦誠篤。所守不移。亦未嘗諱言其非禪也。若改頭換面。便是自欺欺人。并亦失卻宗門眼目也。

### 橫浦講友

提舉喻湍石先生樗別見龜山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 進士姚先生述堯

姚述堯字進道華亭人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餉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餉僕何耶先生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參北窗炙輠

梓材案先生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見朱竹垞北窗炙輠跋語

### 葉先生先覺

葉先覺

###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者稱爲持正先生與橫浦遊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廢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里人郎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變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云雲濼案先生所著又有北窗炙輠二卷

謝山題北窗炙輠曰持正先生顛末略見于竹垞檢討之跋梓材案竹垞跋云彥執張子韶之友也

病廢而沒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

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然未足以發其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

經意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顯

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 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祐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牘。挾徒黨。駕其說于天下。人人自以爲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爲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衆說同。其論道德之旨。果不詭于六經孔氏之意。其所以有補于天下後世。其功果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鼓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于橫流。啓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聖人未嘗劇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間。曰善曰惡曰混曰三品曰無分于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爲性者也。豈真識所謂氣哉。孟子于衆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嚚猥瑣昏愚樸陋。皆得爲道德之歸。與向之爲善惡之論者。功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爲知性之言。而大有補于斯人也。然後世談性。莫盛于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明用。自喜怒哀樂以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以後。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用爲闕然。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見于日用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命之理。達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國家。以至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于衆說之中。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

聖賢所以爲聖賢。以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則所存者喪矣。所以爲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于心。雖不可名狀。要其爲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于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憂患。憂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于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于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彊。以謂浩然者。于是以倨傲爲大。以凌暴爲剛。以倖倖者爲直。若然。則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真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于吾身也。睥然見于面。盎然發于背。沛然見于周旋動作之間。古人之大有爲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乎天地。則日用爲之光明。山川爲之秀發。萬物爲之繁滋。祇祥疾癘爲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旣喪。邪說並作。于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翻覆變詐。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于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爲。至于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于爲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于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庸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于破壞而已。至於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爲

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醫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于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推其兼愛之過。必至于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爲我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推其所從來。極其所由往。必至于此。故孟子斷之曰。無父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破。使天下後世人。不隕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唯論一心術。霸者之心術。何如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諸侯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設心以爲救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于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邢之心。故擁兵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既已煨燼。社稷既已顛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禮來。則曰來聘。至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曷爲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爲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乘周禮。聖人知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爲不然。司馬子魚何爲謂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

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邱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邢。使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心爲利乎。爲善乎。將爲舜之徒乎。抑爲跖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當時不知。而惟五霸之爲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聞于師說如此。然則世之談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義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于無不憐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于其頽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楊墨之非乎。胡不于齊王不忍棘薦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子直指以示人學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久。窮之以學問。而漸摩之以師友。則庶乎真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附錄

橫浦曰。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于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又曰。彥執工于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

橫浦同調

楊謹獨先生璿

楊璿字子平，鹽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持正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橫浦持正祀之。參兩浙名賢錄。

橫浦門人二程三傳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尙書凌先生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徒步從橫浦遊。紹興二年同第。先生居第二官，至吏部尙書。

附錄

寬恕曰：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間，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橫浦曰：季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知州樊先生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橫浦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其詭詐深可懼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時相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闕州教授。後召爲祕書丞，除監察御史，尋補外知嚴州。參成淳臨

附錄

施彥執曰。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祕監沈晦巖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也。紹興丁丑進士官國子錄。有薦之召試者。執政或發笑曰。安有張子蓋女壻可爲館職者。遂罷。先生憤之。會以歸正人王希呂爲諫官。先生上書言其不可。語侵宰相。孝宗大怒。時虞允文惡沈介。乃下先生于理。風使引之。先生不可。謫封州。益勵風節。晚乃召爲勅令局。刪定官。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莫敢盡言。先生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行之。陛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爲當俟梓宮發引。始還大內。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旣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于小祥後二日引見于德壽宮素幄。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嘗使契丹。遭鹵有喪。至柳河而還。鹵主不見也。夷狄尙知有禮。中原乃不如耶。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爲然。是日先生所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閣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先生奏讀如初。移時嶷云簡之上。目留先生。令勿卻。又良久。嶷奏進膳。先生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年去國。今不枉矣。于是命就館津遣金使。卻其

書幣。金使感歎而去。其後雖以羣臣五上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于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殿。詔許于祔廟後行之。先生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爲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如先生所請。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力破滿朝淺薄之說者。庶寮一人而已。尋充嘉王府翊善。以直諫稱。尋遷祕書監。光宗卽位。先生以舊學在朝。趙忠定公倚之。宵人側目。被章去。黨論起。有造爲先生告人之言。曰。相公乃壽皇養子。又言先生嘗告忠定曰。外間軍民皆推戴公。禍且岌岌。先生講學如故。尋卒。先生少學于橫浦。旣自嶺南歸。遷居茗上。甚以師道自重。獨其與門生問答一語不契。輒使再參。頗近禪門。蓋亦橫浦佞佛之傳。同時如玉山中居。皆能幹師門之盡。惜先生之澄汰未盡也。然大節則不愧于聖人之徒矣。方姚愈以流言入告。先生與劉光祖徐誼游。仲鴻並列。及頡黨籍。先生獨幸而免。殊不可考。宋史脫略。不爲先生立傳。今摭撫諸書以補之。補○雲濠案先生所著有晦庵集十二卷。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于先生恕

于先生憲合傳

于恕。字忠甫。□□人。無垢先生之甥也。其序橫浦心傳錄曰。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置。遂抱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旣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

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亦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煜。粗得數言。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于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于吾舅平日之教矣。

### 錄橫浦語

恕問佛氏以寂滅爲教。其徒未能泊然于飲食男女之欲。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于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賞。日加而日督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耶。而其甚者。至于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于刑戮。小人之所不爲者。世方敬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杲和尚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故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子之書。何減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先生曰。自來知吾甥。每有惡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

### 主簿徐先生椿年

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宜黃主簿。橫浦弟子。所著有尙書本義。補



常簿倪綺川先生稱

倪稱字文舉靈濠案稱一作儒歸安人受業橫浦先生之門而與芮祭酒友善祭酒嘗曰文舉吾藥石友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綺川集十五卷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衡麓學案

特奏郎先生煜

郎煜字晦之錢塘人受學于橫浦嘗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或謂先生世系與侍郎簡同譜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

梓材謹案于忠甫稱先生爲余學生其殆受學橫浦而卒業于子氏者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由進士除國博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爲皇子進封建王以先生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人犯邊下詔親征王請率師爲前驅先生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先生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知奏出先生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歷遷右庶子孝宗受禪累拜尙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張魏公浚乞幸建康先生陳三說不可與魏公異議王十朋論之

出知紹興。遂予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久矣。先生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劉文節、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曾觀持示先生。先生奏：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庶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象先、楊敬仲、陸子靜、石應之、陳益之、葉正則、袁和叔、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帝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卒，年八十九。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配享孝宗廟廷。改諡忠定。先生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先生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先生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誣先生尤甚。先生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先生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參史傳。

謝山題忠定鄧峯真隱漫錄曰：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妒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與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旣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

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攷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翹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遊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宰輔家登學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彌堅從子文靖彌忠獨善彌鞏及忠定孫朝奉守之。並見慈湖學案。獨善孫蒙卿自爲靜清學案。

### 郭先生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從橫浦遊。輕財樂施。鄉井賴之。關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教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後。進多所成就。縣學創書閣。先生助之財。又置書籍輸之。參東陽縣志。

### 施氏家學

施先生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沈氏門人二程四傳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于氏門人

特奏郎先生煜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也。父稱受業橫浦之門。先生傳父之學。成乾道進士。淳熙博學宏詞。累遷至祕書郎。以大早上封事。請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遷者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孝宗是之初。廟議銳意規恢。迎合者多至大官。久而不驗。頗厭之。更用謹默之士。先生言往者虛誕。今者輒美。胥失之。孝宗曰。卿奇才也。遷著作郎兼直翰林。因侍上。請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卽位。言高宗揖遜。父子無閒。今陛下承奉。尤當過之。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年。又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彼暴則以仁。彼怠惰則以惕厲。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內外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請速按壽皇聖政爲成規。裁覃恩賞格之濫。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言皇子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又言吳滅不可爲兵部。孝宗聞而是之。因上過宮。問上曰。倪思今爲何官。曰。權舍人。孝宗曰。猶爲權耶。于是真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聖明節詔。俗人依舊。先生言不可。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雷求言。先生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

飲饔。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興鑄減未什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先生謂此實借名給他費。請無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戚畹韋璞除待制。潛邸舊人譙熙載除觀察使。皆封還詞頭。劉光祖以爭吳端事左遷。先生爭之。光祖雖不果留。而端亦黜。又言。姜特立之干請。潘景珪之潛結。近侍皇后姊夫王士廉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宣諭。漕臣先生爭曰。此斜封墨敕之漸也。祕書監楊萬里求去。有旨將漕江東。先生留錄黃欲繳之。萬里聞之。亟簡先生曰。幸勿留我。先生答曰。此公論不以爲然。縱不復繳。當別請之。萬里又止之曰。幸并別請之。說免之。然先生卒入劄言。萬里剛毅狷介之守。不宜遂使去國。臣雖書行。猶望陛下留之。不報。時美萬里之有守。而先生之能愛賢也。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冬至日晏不視朝。先生首以四疏開陳。會召嘉王。先生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欲見嘉王也。上頗動容。中宮與外事。先生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灤。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莊公也。胡晉臣尤袤夏執中。卒上不信。先生奏曰。陛下因疑致疾。愈疑愈疾。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兼權吏部侍郎。先生諫上飲酒過度。上曰。卿能盡言。尋充金國賀正使。先生言陛下累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曰。旦夕便當過宮。先是先生嘗請書孝經四章置座右。至是章良能劾先生以敵脅君。以孝經謗訕。不服。先生出關待罪。詔知紹興府。未行而孝宗崩。

寧宗立七月得請奉祠會求言先生條上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賢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明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同知貢舉御史姚愈以韓侂胄意劾之出知太平州劉德秀又劾之奉祠俄起知泉州御史朱欽劾之罷已而知建寧府御史徐枏劾之罷開禧二年參政李壁爲侂胄言乃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生上疏辭曰臣乃者爲徐枏所劾枏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枏不當留有詔申召入見時侂胄亦以邊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人人望豈宜以潔己爲賢哉先生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謁侂胄始入對先生徑造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儘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寶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蘇師旦也先生見侂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所蒙蔽者聽不足蘇師旦與周筠並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尙在人言平泉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曷不以先忠獻王爲法侂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次日謂壁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卽立異而毛自知之父憲爲御史竟劾先生予祠明年更化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請遵用故事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且言大權

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豫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侂胄卽誅。人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集議。先生謂有傷國體。攝給事中。內侍有久竄得歸者。先生執不行。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史彌寧將補春坊。先生持不可。進禮部尙書。二府將以和戎遷秩。以先生之言而止。飛蝗蔽天。先生言當求弭災之實。不可以爲用兵餘孽。彌遠益專政。錢象祖在中書。漸不與黜陟。遂求去。先生力言不可偏聽。彌遠自辨。先生求去。上留之。先生言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已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專行執奏。今彌遠亦獨班陳事矣。宗社不堪再壞。彌遠益恨。先生求去亦益力。除寶謨閣學士。知福州。甫踰月。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嘆曰。此董賢爲大司馬。允執其中之冊文也。天下無有如蕭咸者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晰。彌遠懼。急改晦爲殿中侍御史。晦乃歷引本朝制命。嘗累用此語。謂先生以藩臣僭論麻制。輕侮朝廷。遂罷。二年。晦黜。復官奉祠。五年。金人被兵。先生陳備邊十事。謂金亡則北方之強。我獨當之。政府惡其尙言事也。御史石宗萬劾之。降二官。永不用。八年。復官奉祠。請老。不聽。又二年。除華文閣學士。奉祠。十三年卒。遺表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悲之。諡文節。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間。不爲周益公所喜。趙忠定公嘗稱先生爲真侍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章茂獻皆其所不咸也。朱子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詞。極其獎許。乃知其無私慶元之召爲吏部也。侂胄亦以先生故。與諸君不甚相得意。欲援之以自助。遣弟仰胄道意。先生謝之。是以有太平之謫。及再起。乃大忤。以去。葉公水心極嘆之。補

祖望謹案先生始終風節不屈不隨。真有得于橫浦之傳。顧其所不足者。酷佞佛。至于濡首沒頂。以從之。試讀其經鉏堂雜志。又不止于橫浦之所溺也。然如先生之踐履。是則所謂儒其行而釋其言者。學者法其行而略其言可也。昆命元龜之說。宋家制誥文字。用之良多。陳晦之初未必有心。然先生爲彌遠而發耳。言固有所當也。所著齊齋甲乙稿兼山集及經解雜著等。共四百一十三卷。今多不傳。

### 經鉏堂雜志

女子與小人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之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既不通。以勿正爲一句。亦不通。正心二字。原是忘字。既當勿忘。又當勿助。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無。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于彼。過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凡行之不力者。爲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尙多。又復登矣。

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閑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然亦多恣意于聲色詩酒者。是貴以禮閑之。

父母笞怒其子。不以爲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笞怒之意與。



福善禍淫。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

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于所短。此夫子教由求之法。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世方汨于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

祖望謹案。橫浦再傳弟子。東萊而外。章公茂獻。與齊齋。足稱三傑矣。然齊齋之佞佛。明目張膽。不可收拾。是則橫浦淵源之流極也。其中亦有粹言。可以師法者。予節錄數則焉。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經鉏堂雜志十條。其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發慮。

史氏家學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史氏門人

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別見龜山學案